

山东民间金融尝试 私募权益新模式

今年以来,银根的不断紧缩,让中小企业面临着更大的融资压力。面向民间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融资额度也水涨船高。山东省的肯雅隆基金公司正寻求一种新模式,以求破解传统借贷困局。

肯雅隆基金首次提出“私募权益”概念。该模式具体是指项目方以已有或准有的股权、动产、不动产、艺术品、有价证券等各类资产,通过肯雅隆基金对项目方某一特定投资项目相关期限、额度、收益进行预先评估。在就相关权益进行划分等多方面的资源整合、方案设计后,向民间资本持有者募集资金,集体购买该项目的权益份额,投资人根据出资额度不同而享有对等比例的项目权益。

“私募权益”模式的诞生源于中小企业出现的融资困境。传统民间借贷采取了“一对一”的模式,由中介咨询机构搭线,为资金找婆家,为企业找资金,只有匹配一致才能促成交易。这种模式可满足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但在面对大额需求时却无能为力。

肯雅隆提出的“私募权益”模式,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解决了这一难题。据肯雅隆基金董事长、杰出投资人联谊会主席席汉民介绍,肯雅隆私募权益模式一方面为拥有优质项目需大额资金注入的会员提供资源整合、方案设计等咨询、投资特色服务;另一方面为具有小额闲散资金而无法对接大型优质项目需投资理财的会员提供方案分析等咨询、担保、资产委托管理的复合服务。

此外,该模式还实现了四大突破,首先对所投资项目实现了范围的突破,由房产、股权扩展到艺术品、有价证券等各类资产,资金可实现高效运转避免闲置;其次对流动性实现了突破,将相关权益采用凭证化的转化,投资期可自由转让权益凭证,进退便捷更自由;第三是突破了私募股权资金去向不确定性,该模式所募集资金定向投资更加公开透明;第四是突破了对投资项目的权属问题,出资人在投资期内享有项目共有权,以资产自身价值确保了私募投资者的本金安全。

(卢青)

两融业务持续升温 9月新增2.6万户

中登公司近日公布的月度数据显示,9月份沪深两市新增信用账户(两融账户)26010户。其中,新增个人信用证券账户25940户,较8月份增加了5387户;新增机构信用证券账户70户,较8月份减少了22户。

截至9月底,两市证券信用账户合计已经达到23.4万户。回顾今年,前三季度两融新开账户已达19.2万户,已较2010年末的账户数增长了近5倍。不过,两融业务发展仍呈现极度不平衡的局面,融券业务的规模仍远远落后于融资业务。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沪深两市融资融券余额达3359亿元。其中,融券余额333.8亿元,融券余额仅为2.05亿元。

(倪晨)

浦发行与宝钢下属单位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昨日,浦发行同宝钢集团下属单位宝钢工程技术集团签署了《银企战略合作协议》,共谋绿色业务领域的创新和发展。

浦发行表示,协议签署后,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旗下两大新兴业务板块——上海宝钢节能技术公司和宝钢建筑系统集成公司,将与该行合作,通过合同能源管理等创新业务模式,来降低工业能耗及建筑过程中的污染排放。

(赵镇言)

中信上海分行实现 “首单”电子票据库业务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昨日表示,已同沪上一家企业签订了《中信银行票据库服务协议》,从而实现了该行分行电子票据库业务的零突破。

据介绍,票据库业务是该行利用营业网点和电子网络为客户提供的一项高效管理商业汇票的创新业务。客户将商业汇票委托银行保管后,由银行为客户建立商业汇票的实物代保管库和电子信息库,以库内商业汇票办理委托收款、贴现、质押融资等业务。

(赵镇言)

友邦金融中心正式封顶

友邦保险集团昨日宣布,位于广东南海的友邦金融中心正式封顶,并将于明年5月正式投入使用。据悉,友邦保险为该项目投入14亿元。

友邦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杜嘉祺(Mark Tucker)先生表示:“通过此项目,我们成为南海打造地区金融服务枢纽策略中重要的一环。友邦保险早在90多年前落户中国,这一项目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的长远承诺。”

(孙玉)

觊觎高回报 上市公司投身小额贷款

证券时报记者 罗克光

在比主营业务高出数倍的收益率诱惑之下,今年以来一些上市公司颇为青睐小额贷款公司。

据证券时报记者获得的不完全统计数据,仅今年以来就有12家上市公司参股新成立的小贷公司,另有7家上市公司宣布,对已参股的小贷公司增资。据了解,目前小贷行业普遍净资产收益率约12%~15%之间。这一盈利水平是大多数进军小贷行业上市公司主业收益率的数倍乃至数十倍。相比盈利能力较为强劲的商业银行,小贷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也不遑多让。

上市公司忙投身小贷

根据有关媒体的统计,今年以来,包括金山开发、东华能源、皖维高新等10多家上市公司宣布参股新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其中,南京高科于5月27日对外公告,拟出资1.4亿元,发起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持股比例达70%,成为该小贷公司的控股股东。此外,大部分上市公司对各自参股小贷公司的持股比例维持在20%~50%之间。其余几家公司则属于“友情赞助”型,在新设立小贷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仅约10%。记者注意到,这些公司主营业务涵盖日用品、能源、物流、农业、纺织等多个行业,与金融行业基本不相关。

今年宣布对已参股小贷公司进行增资的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也非常多样化。如年初宣布对兰新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现金增资的康恩贝,其主营业务为制药;近期宣布受让海口首家小额贷款公司10%股权的秋林集团,其主营业务是商业零售。

高额回报成最大诱惑

据了解,上市公司对小额贷款公司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是其稳定的

净资产收益率。据记者粗略统计,今年宣布参股或者增资小贷公司的19家上市公司,其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显示,其净资产收益率普遍不高。其中仅有康恩贝和联化科技今年半年报披露的净资产收益率超过10%,其余多数维持在4%~7%之间。另有数家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的净资产收益率仅徘徊在1%~2%之间。金山股份净资产收益率最低,仅为0.073%。根据Wind数据显示,这19家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4.88%,不足5%。

这一盈利水平与小贷公司相比,可谓天差地别。记者从多位小贷公司高管处了解到,目前按照监管要求成立、运作规范的小额贷款公司,年净资产收益率可稳定在12%~15%之间。因有员工成本等需要扣除,我们测算的净资产收益率不到15%,整个运营还算稳定。目前来看,约6年左右可收回成本。”广州一家发起成立小贷公司的担保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参照这一收益水平,不难理解为何这些上市公司对小贷公司颇感兴趣。以南京高科为例,该公司自2008年以来的净资产收益率均未超过6%,今年上半年净利润收入也仅1.88亿元,但却出手阔绰,出资1.4亿元发起成立小贷公司。东华能源近三年以来净资产收益率逐年下滑,今年上半年这一指标仅录得1.37%,净利润更是仅有900万元,但同样宣布将出资9000万元发起成立小贷公司。

12%的净资产收益率还不算高,因为小贷公司经营还是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市场上一些以投资咨询公司、担保公司等名义经营小贷业务的公司,其净资产回报率更高,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看,不乏一年就收回出资成本的公司存在。”一位不愿具名的广东担保业界资深人士表示。



资料图

■相关新闻 | Relative News |

H股上市公司亦热衷内地小贷

热衷小额贷款业务的不仅只有A股上市公司,H股上市公司亦没有忽视内地潜力巨大的小额贷款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在H股上市的中国金融国际今年以来亦多次对外发布公告,宣布将与内地企业联手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巧合的是,去年年底从深发展出走的刘宝瑞以及不久前高调赴任广州万穗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的张化桥均与这家公司有关。公开资料显示,刘宝瑞在年初获中国国际金融聘任,出任公司行政总裁,而张化桥则为公司小股东。

此外,香港上市公司民生国际9月21日曾披露,张化桥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慢牛资本认购附属公司民生金融5000万股股份(占扩股后股本约9%)。民生国际一并宣布,委任张化桥担任民生国际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主要负责集团整体管理、建立小额贷款业务,以及公司资本市场融资,民生国际计划通过民生金融发展小额贷款业务。

业内人士表示,包括刘宝瑞、张化桥等在内的前金融机构高管纷纷投身内地小额贷款市场,这显然意味着这一市场蕴含着极大潜力。

可以想见的是,即便在目前贷款利率仍然受限的情况下,小贷公司仍能维持12%以上的净资产收益率。假如未来利率能市场化放开,这个市场的潜力将会有多大?”一位担保业界资深人士对记者说。

或许一组数据的对比更能令读者清楚当前小贷市场的盈利潜力。根据Wind资讯统计,今年上半年上市银行中净资产收益率最高的是招商银行,为13.31%;最低的是南京银行,为8.23%。16家上市银行中,平均净资产回报率超过12%的仅有6家,行业平均水平为11.41%。

(罗克光)

险企发力小额保险 国寿模式成主流

见习记者 郭吉桐

作为金融服务向农村延伸的重要模式,农村小额保险方兴未艾,参与主体也日渐增多。日前,太保财险获批试点该项业务,成为又一家进军农村小额保险的保险公司。

当前我国农村人口仍占多数,前景广阔的农村保险市场日益受到国内各大险企的关注。受制于农村市场营销渠道和展业成本等因素,保险公司仍以“保本微利”为主要目标,而中国人寿凭借“国寿模式”占据了多数市场份额。

险企发力

小额保险是为农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一种简易保险,是一种市场化的金融扶贫手段。目前,国内小额保险保额约在1万至5万元之间,年保费约在10元至100元之间。加上政府补贴,农村人口人均年支出不到20元便可获万元

左右的风险保障。

2008年6月,中国保监会出台了《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方案》。大量的研究工作展示了这一市场的广阔前景。由南开大学编写的中国首部《小额保险调研白皮书》中指出,比例高达60%的受访农村居民表示非常愿意购买保险产品,而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保险的覆盖率尚不足30%。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人数已近2.4亿人,按每人20元的保费支出估算,农村小额保险市场规模可接近50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范围内农村小额保险累计承保超过1110万人次,承保收入超过2.7亿元,提供保障金额近1700亿元。

国寿模式

目前来看,由于受到农村地区保险意识薄弱、银行等代理销售网点较少、小额保险产品保费较低的

制约,加之保险公司营销渠道受阻,展业成本居高不下等不利因素,众多险企进入该市场仍受到层层阻碍。譬如,农村小额保险保费平均在几十元左右,分摊到每一元保费上的成本便相对较高,盈利性较差。国内某知名保险学者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保险公司若想参与该市场,首先要考虑成本因素,否则只是赔钱赚吆喝。

经过多年探索,由政府参与和支持下的商业化运作模式正在全国逐步推行开来,这其中以中国人寿的“全村统保”模式最为典型。在该模式下,村委会向农民宣传和介绍保险产品,在农民广泛认可的基础上,通过团险保单对全体符合条件的村民进行统保。按照筹资方式的不同,具体实施中包括四种情况:一是由村民承担全部保费;二是由村委会通过村办企业、村企业或村级经济为村民支付保费;三是多方按比例分担保费。比如,20

元保费中,由政府承担20%,保险公司让利20%,农民只承担60%保费。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目前第三种分担方式较为普遍。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小额保险的简单赔付率在35%~65%之间,公司的综合销售和服务费用占保费收入的比重约为35%,多数保险公司基本实现了“保本微利”。在此前举办的小额保险国际论坛上,参会专家表示,从现阶段来看,由政府主导或补贴下的商业保险公司模式在中国是较可行的模式。

事实上,农村小额保险目前虽是微利项目,但多数险企看重其潜在的客户群。正如中国人寿县域保险部总经理郎宽所说的,先在保本下经营,当百姓因伤、病得到赔付,从保险中得到好处后,就会再续保,并可能继续关注其他商业保险。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农民人均年保费支出只占其收入的1%。业内人士指出,只要这个比例提高到5%,保费增量就将相当可观。

■记者观察 | Observation |

内地经济学家们的“愤怒”

证券时报记者 杨冬

2008年,郎咸平在上海出席一个论坛时曾放言,“内地某些经济学家的水平连农民都不如。”

此话引起了内地经济学界的强烈不满,甚至有经济学家针锋相对地称,“郎咸平不懂经济。”

此后,每有海外经济学家唱空中国股市、房价、银行资产质量以及经济增速之时,必有内地经济学家愤怒地予以驳斥。

内地经济学家最近一次的集体愤怒,始于今年8月份谢国忠抛出的“中国经济将出现大幅下滑”的言论。谢国忠的逻辑在于,“自

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投资,随着坏账的不断出现,地方政府的开支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受限制,进而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大幅下滑。”

随后在9月份,瑞银证券发表研究报告对谢的观点形成呼应,这家海外投行认为,“基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上市公司业绩增速大幅下滑,流动性持续紧张,房地产去库存暴露风险,加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趋势愈发明显,预计四季度A股市场还将有最后一跌。”

对于海外经济学家此种“谬论”,内地经济学家纷纷撰文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予以驳斥。

易宪容日前撰文评论“汇金增持四大行”事件时公开表示,“汇金入市,是反击全球对冲基金做空A股的举动。”

国内某券商首席经济学家日前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亦情绪激动地表示,“海外投行的言论简直就是危言耸听,他们的分析思路总是转变不过来。从短期宏观经济数据看,根本不支持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结论。退一步讲,即使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至8%,又将如何呢,如果以这个速度发展5年,中国经济的前景将会不得了。”

在历次宏观话语权之争中,内地经济学家习惯将海外经济学家的

唱空言论比作“阴谋论”。不过,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所有的海外经济学家都是“阴谋家”吗?他们都在处心积虑地时刻准备着搞垮中国经济吗?

答案当然不是。虽然郎咸平批评内地经济学家之言确有“作秀”之嫌,但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的那一句,“研究中国经济的这些学者,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那些大学里边,目前在世界范围并不是主流的”却不失中肯。

陈志武的语确实该使得那些动辄“愤怒”的内地经济学家汗颜。目前中国经济已赶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关于中国的经济研究却不是

“主流”,内地经济学家显然责无旁贷。

众所周知,经济学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两点,一是分析逻辑的严谨性,二是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关于这两点,可能海外经济学家和内地经济学家都没有做到很好:其一,海外经济学家往往过于关注中国经济蕴藏的风险,从而忽视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强大把控能力;其二,内地经济学家往往过于乐观和自信,同时低估经济运行中潜在的风险。

这两种研究逻辑和偏好方面的缺陷均极易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但不可否认的是,海外投行那些看空中国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结论背后的分析逻辑可以为中国的政策决策者提供一面镜子,时刻警惕着来自多方面的风险。

反观内地经济学家,在经常“愤怒”之暇,是不是应该抽出更多时间来建立全面、有效、严谨的研究体系呢?